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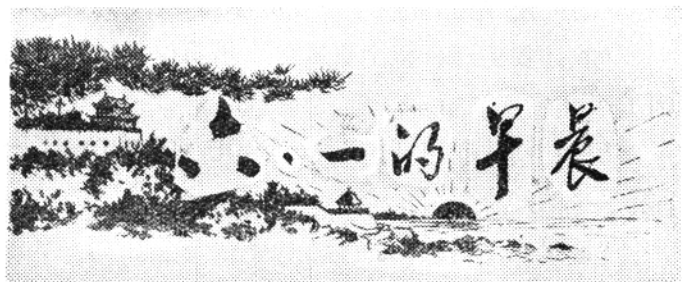
六·一的早晨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六·一的早晨.....	杨春贤 (1)
广播管理员.....	辛显令 (15)
石 头.....	孙宝林 (31)
小马驹找回来了.....	田 毅 (53)
锁柱哥.....	匡万平 (71)
同桌同学.....	牟永平 (79)
水足苗壮.....	辛显令 (88)



杨春贤

杨培新走到镜子前，看看自己雪白的衬衣，崭新的蓝裤子和刚买的白胶鞋，他快活地晃了晃肩膀，嗨，好神气！“要是胸前再飘上一条鲜艳的红领巾，那该有多好啊！”培新心里想着，不由得露出了笑脸。他长了一对大眼睛，笑起来，眼圆，嘴也圆，本来就圆鼓鼓的脸上，这时更逗人喜爱了。

“培新，吃饭了！”妈妈在外间屋里招呼着。

“好哇！”培新应了一声，从里屋蹦跳着出来了。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上午学校里召开“发展红小兵大会”。杨培新是三年级二班的学生，一个星期前，他填写了“参加红小兵志愿书”，现在他正要赶到学校去参加大会呢！

培新呼噜呼噜地喝了一碗稀饭，抓起一块馒头就往外走。

“时间还早呢，你就不能吃完了再走？”妈妈说。

“我还要去送叔叔上班呢！”培新说着已经走出街门。

“杨培新，杨培新！”不一会儿，门口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的红小兵。

“谁呀？”妈妈问。

“是我，大姨。”

“噢！是小军呀。培新刚走。”

李小军是杨培新最要好的同学，他俩一个班，又是同桌。李小军是班长，平日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在学习上也都股子钻劲，很少有什么难题能难倒他俩；加上两人长得个头一样高，脸都圆鼓鼓的，真和一对双生子一样。但是两个人又很有些不一样的地方，李小军爱说话，一张小嘴整天不住口，说起话来有板有眼，条条在理。杨培新就不同了，他轻易不多说话，遇到事，圆眼睛总是不住地打着转，咬着嘴唇寻思半天。他有股子强劲，不想做的事，你就是说上两个钟头也说不动他；他认定了该干的事，一头扑上去，非干个彻底不可。

现在，李小军听说培新走了，他习惯地抬起手摸了摸后脑勺，仰脸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表，忙问：

“大姨，杨培新怎么这么早就走了？”

“他去送一个盲人叔叔上班呢！”妈妈一边用抹布

擦着桌子一边说。“去年夏天，一天下过雨后，一位盲人叔叔走进一个浅水湾，鞋湿得透透的。培新看见了，把他领了出来。后来，培新就每天去送这个盲人叔叔上班。”

“杨培新可带劲了！”李小军插上一句。

妈妈抹完桌子又抓起笤帚，听小军这么一说，兴致更浓了，也不顾得扫地了，接着说：“后来，培新又按照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每天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接叔叔回家，转眼快一年了，……”

“不过，培新这孩子就是嘴懒，不爱说话，他得向你学习，你可要好好帮助他呀！”李小军走出门外了，妈妈还在后面唠叨着。

培新把叔叔送到工厂，说了声“叔叔再见”，转身向学校奔去。

太阳升起来了，空气顿时热烘烘的，一点儿风也没有。培新踏着马路上兴修地下水道挖出来的石块、碎渣，为了不使脚下的石块滚动，真的滑倒，他耸着肩，弓着腰，张开两只胳膊，象滑冰一样来回荡着，大步向前迈去，不觉出了一身汗。

杨培新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汗水，这时，他看到在七、八米远的地方，一位民警叔叔正在拉着大半车煤爬高坡，修地下水道挖出来的石头、泥土，把道路

搞得坑坑洼洼、泥泞难走，汗水湿透了民警叔叔的白上衣。培新没有犹豫，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去，帮着叔叔推起煤车。培新用力地推着车子，全身就象叫雨水淋过的一样，他顾不得擦汗，只想赶快帮叔叔推上坡去。推着、推着，忽然“咣当”一声，车后的挡板被颠簸下来，煤撒了一地。民警叔叔停下来，对着培新笑了笑，说：“真是越忙越出漏子！”

原来，这位叔叔是台东区一个公安派出所的民警，他这是帮着老烈属王奶奶买的煤，想趁着值班以前给王奶奶送去，没想到中途又撒了煤，真叫人着急啊！

培新看着地上的煤也有些着急，一双圆眼睛忽闪忽闪地瞧着。帮叔叔打扫煤吧，开会就要迟到，今天会上还要表决自己能否被批准为红小兵呢！参加红小兵，这是培新很早以来的一个愿望。现在时间已经快到了，怎么办？但他又一考虑：“我参加红小兵是为了啥呀？加入红小兵，就是为了学习工农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对，我得赶紧帮叔叔装好煤。”培新左顾右盼，想找个铲煤的工具。是啊，这身雪白的衬衣和白胶鞋弄脏了可多不好！正在这时，他看见民警叔叔已经蹲下身子用双手捧起煤来装车，培新脑子里忽然闪过了那次在湛山大队劳动时，贾队长用手捧粪的情景，脸上立即火辣辣的。他不再犹豫，“来，我帮

你往上装，叔叔！”说着，杨培新就弯下身子，学着民警叔叔的样子，一大捧一大捧地不嫌脏地往车上装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民警叔叔问。

“杨培新！”培新答。

“在哪个小学？”

“大庆路小学。”叔叔问一句，培新答一句。

“大庆路小学？”叔叔好奇地问。

“怎么？你到俺学校去过？”培新看出了叔叔与自己学校仿佛有一种什么关系，连忙问了一句。

“没去过，”叔叔停了停，接着问：“你们学校有个叫刘方山的老师吗？”

“有，有。”培新瞪大了眼睛，连连点着头说，“他是俺学校红小兵团的辅导员。”说完，把头一歪，把小嘴一抿又补充了一句：“他可好了。”

“嘿！还那么好！”叔叔逗趣地说。

“哎，叔叔，你怎么认识俺老师？”培新很感兴趣地问。

“他是我的老战友了。哈哈，你还真能打破砂锅问（璺）到底呢！”叔叔说着笑了起来。

培新腼腆地低下了头。

太阳火红火红的，刚刚升起来，就烤得人火辣辣的，今天一定又是个大热天。不知是羞的还是热的，培新脸上象蒙了块大红布，头上直冒热气，汗珠一个接一个地直往下滴哒。他干活又勤快又麻利，经常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现在煤还没装完，就被叔叔喜爱上了。看看收拾的差不多了，民警叔叔感激地说：“好了，小朋友，你快歇歇吧，这点底子我来搞吧。”

“不用歇了。”培新三把两把地把煤都捧到车子上，拍打拍打了手上的煤灰，动作迅速地安好了挡

板，说了声：“叔叔，我帮你推吧。”就帮着叔叔推起车来。

车子爬上了高坡，拐了两个弯，在一个朝南的大门前停下来了。民警叔叔看着杨培新满是汗水的笑脸，说：“这就是王奶奶的家，快进去喝点水吧！”

“不用了，我还得去参加学校发展红小兵大会呢！”培新很有礼貌地朝着民警说了声“叔叔再见！”便快步如飞地跑了。民警叔叔听培新这么一说，后悔当初忘记先问问他有没有事。

看看培新跑远了，民警叔叔微笑着，喃喃自语地说：“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李小军今天早早就来到了学校，他里出外进地帮助布置会场，来回打水，忙着为工农兵校外辅导员引路，还不时地向大门口张望。他打算在开会前和杨培新再谈几句话。

“怎么还不来？”会议就要开始了，李小军走到大门外，等了一阵，心里有些焦躁。会议开始了，李小军坐在会场上，不由得生起杨培新的气来了。

培新一口气跑到学校，校院里静悄悄地，忽然“哗、哗、哗”一片掌声，从会场里响了起来，培新有点紧张。

加入红小兵，这是他的一件大喜事。昨天晚上，

培新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一闭上眼睛，就好象看见红领巾在自己的胸前飘动，梦中他笑醒了好几回。所以，今天一早，他就起来了。这时，他太激动了，心里不禁噗通噗通地跳了起来，他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脚底下不觉加快了步子。

培新穿过教学大楼的走廊，往左一拐，正和红小兵团的辅导员刘方山老师撞了个满怀。刘老师正要去接电话，一看是杨培新，浑身上下都抹了些黑灰，就关切地说：“看你怎么搞的？”说着帮他拍打了一阵，说了声“行了，快开会去吧！”就径直向办公室接电话去了。

培新猛然一低头，这才发现自己的白胶鞋几乎变成黑的了，他在地面上跺了两下，也顾不得脏不脏了，就匆忙向会场跑去。

会场设在教学大楼后面的音乐教室里，会场中央悬挂着毛主席画像，横幅上写着：“发展红小兵大会”七个大字，会场的四个角上都插着红旗，主席台上坐着学校党支部、革委会的领导同志、红小兵团的负责人，还有工农兵校外辅导员。会场上，红小兵和同学们都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大家正全神贯注地听取大会发言。

培新蹑手蹑脚地走进会场，找了个空位，一屁股坐下。他感觉有好多人的目光射向了他，他不好意思

地低下了头。

“你们要从小好好锻炼自己，长大接好革命班。……”这声音好熟悉呵！培新坐定后，抬起头来，向讲台看去。讲话的是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大爷，“咦，这不是贾队长吗？”培新心里想着，几乎冲出口来，他还怕自己看错了，便用拐肘碰了碰坐在旁边的一个同学。“这讲话的人是谁？”“贫下中农校外辅导员——贾队长。”接着那个同学又补充了一句：“刚聘请来的。”“果真是他！”培新高兴地说。“怎么？你认识他？”那个同学问了一句，培新点了点头。

这时，培新想起了一年前的事。当时，学校组织师生到湛山大队参加三夏劳动，培新分工送粪，不小心把一篮子粪扣到了地上。培新提起空篮子来，围着粪堆团团转，急得不知怎么往篮子里装好。“来，我帮你装上！”一位老大爷迎面走来，他一面说着一面弯下腰捧起了粪就往篮子里装。培新正愣在那里，老大爷三捧五捧就把篮子装满了。“贾队长，去吧！”远处一个人朝老大爷招着手，正等着他一起去办事呢！“这就去！”贾队长答应着，搓了搓手，亲切地对培新说：“好了，小同学，提着走吧！”“谢谢你，老大爷。”培新非常感激地说，话刚出口，脸上立即觉得火辣辣的。“怎么自己就没想到往篮子里捧

呢？多不应该啊！”“不用谢，”贾大爷回过头来，叮嘱似地说：“学着干，从小好好锻炼自己，长大接好革命班。”贾大爷语重心长地说着，慢慢走远了。

“从小好好锻炼自己，长大接好革命班。”那时贾队长也是用这句话来教育自己，多么巧，今天又在这儿见到了贾队长。老一辈的人对新的一代可真费尽了心血！培新心里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台上发言的人已换成了李小军。

“杨培新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热心地为大家服务，他不怕苦，不怕脏……”李小军是在介绍杨培新的情况。他开始不见杨培新来，憋了一肚子气，后来，他看到杨培新走进会场，热得满头大汗的那副样子，心里想，他准是有什么急事，要不然他是不会迟到的。一肚子气早就跑没了。这时李小军正滔滔不绝地往下讲着。

李小军的一字一句，杨培新都听得清清楚楚。当他听到“不怕脏”三个字时，杨培新原来就发热的脸，现在觉得更热了，脑子里“轰”地一声乱腾起来，他感到很惭愧：“自己撒了粪，让贾队长给捧起来，这不是怕脏，又是什么？不行，我得自己上去说说，我还有缺点，怕脏。”多少个日夜的盼望啊？尤其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从今天早晨到走进会场，培新阵阵起伏的心潮，急切地盼望着光荣地加入红小

兵的心情，这时突然被羞愧的心思占据了。

“报告！”等到所有的介绍人都介绍完了，主持大会的人宣布自由发言时，杨培新第一个举起手来，然后，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

“我做得还很差，还不够一个红小兵的条件，有怕脏的思想。”培新开门见山地说，接着把贾队长给自己捧粪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培新十分严肃地说：“我一定从小好好锻炼自己，把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的好思想、好作风都学来，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培新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引起了到会全体师生的注意，尽管培新说话的声音不大，可是连最后一排也听得真真切切。

整个会场上骚动起来了，到处都在嘁嘁喳喳。

有的同学说：“咱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杨培新事事带头，对自己严格要求，对缺点勇于改正，这一批应该发展他为红小兵。”也有的同学说：“对杨培新再考验一下也好，如果条件够了，还可以再发展嘛！”还有的同学说：“我认为他对参加红小兵的认识还不够，今天这么个严肃的会，他都迟到了。”

.....

“我谈谈吧”，正在大家争论得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红小兵团辅导员刘方山老师缓缓地走上讲台，他

环视了一下会场，等到静下来以后，刘老师慢悠悠地说：“刚才公安派出所来电话，表扬了杨培新，说他不怕苦不怕脏，帮助民警叔叔推车，还帮助民警叔叔把撒在地上的煤都用手捧着装上了车，让民警叔叔及时把煤送给了烈属王奶奶。他们还向学校提出一个要求，对杨培新今天迟到不要批评……”

几句话，说得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时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杨培新，只见他的脸上、脖子上还有几道黑杠杠，虽然被汗水冲洗过，可是，痕迹仍然隐约可见。

李小军转过脸，正好和杨培新的目光遇到了一起，他微微地向培新点了点头，眼神里包含着道歉和赞许的意思。

太阳射进会场，照在杨培新的脸上，红朴朴的，光闪闪的。杨培新紧闭着嘴，一双圆眼睛忽闪忽闪地眨个不停，他那坚定的神情好象在告诉人们：“我一定要从小好好锻炼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请考验我吧！”

不用说，全体红小兵都举起了手，一致赞成吸收杨培新参加红小兵。

会场上，红小兵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在热烈的掌声中，辅导员和红小兵的干部们都拿着鲜红的红领巾给新被批准的红小兵戴上。刘方山老师给培新



戴好了红领巾，亲切地用手抚摸着培新的头发，说：

“你今天的行动很好，我们红小兵就应该这样！今后，希望你要戒骄戒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插图：周 梁）



辛显令

—

下午放了学，铁牛背上书包，急急忙忙到校办“五七修配厂”找生生。奇怪，修配厂的大门关得紧紧的。生生到哪里去了呢？

铁牛又急又恼火，独自走出了学校大门。一抬头，嗨！生生正爬在路旁大白杨的树半腰，蹬着两腿往上攀呢！铁牛边跑边喊：“生生——”

生生见铁牛来了，唰地从树上滑到了平地。两人站在一起，你看，生生比铁牛高半头，长得很俊气，留着标准的学生头；铁牛比生生胖得多，但胖得结实，推了个大光头。

铁牛正在生闷气，生生从鼓鼓囊囊的大书包里，掏出一件象小锤一样的东西，说：“铁牛，快来！”

“火焰铁！好啊，生生，你真行！”铁牛的那肚